

·魅力东北丛书·

轻风，明月，乌苏里……长相忆，在梦里！

想起你，便想起你碧波如镜的大江；想起你，便想起幽静的树草，想起拂过你的轻风和她抚摸过的你的脸庞；想起你，便想起月光下大江上的银波粼粼……

就这样，年年岁岁，草绿草黄，乌苏里江左右两岸的居民，将四季迎来送往；江风水浪，鸥鸟飞翔，苇荡飘絮，鹤雁去来，冰雪降了又融，野花谢了又放，大江汹涌，蓝天如镜；白云寂寞不舍地南游，缱绻而缠绵地北上；鱼船浮浪，网下网上，是大江养育了她的万万千千的儿女，她的儿女像依偎着母亲一样地，依偎着乌苏里江……

乌苏里江

缱绻河湾

范震威 著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烏蘇里江

綏芬河傳

范震威 著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苏里江绥芬河传 / 范震威著. -- 哈尔滨: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318-6938-2

I. ①乌… II. ①范… III. ①乌苏里江—概况 IV. ①K928.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2080号

乌苏里江绥芬河传

WUSULIJIANG SUIFENHEZHUAN

-
- 著 范震威
出品人 金海滨
责任编辑 林洪海 曲莹
装帧设计 滕文静
出版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
邮编 15001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发行电话 0451-84270529
网址 www.hljmcsbs.com
印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357千字
印张 23.25
版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18-6938-2
定价 88.00元

轻风明月乌苏里

(自序)

轻风，明月，乌苏里……长相忆，在梦里！

想起你，便想起你碧波如镜的大江；想起你，便想起幽静的树草，想起拂过你的轻风和她抚摸过的你的脸庞；想起你，便想起月光下大江上的银波粼粼……

你寂寞而又孤独地纵卧在完达山与锡霍特山两条山脉之间河谷的大地上，莽莽山林是丰渥的毡被，绿野苏苏是岁月在你的胸肌上流淌。

春来了，你用嫩绿、芽青亲吻着春风的手掌，让解冻的江冰地雪飞快地溶化激荡，驱动小河、小涧、小溪把生命的歌声唱响；

夏日来了，野花漫山地开放，山杜鹃、野百合、野罌粟、达紫香……向太阳敞开她们欢笑的情深意长，蝴蝶飞来了，蜜蜂飞越草荡，在色彩缤纷的岁月里，一点点地积攒着甜蜜的爱的芬芳……而乌苏里披满一身欢畅！

秋日来时，一片金黄，金黄的稻田，金黄的草莽，更在五花山的层峦叠翠里间杂着赤橙金碧，像油彩的画笔涂着山高水长、丰满的丹岭大江！

肃刹的秋风卷走最后的苍黄，冬天来问津这大江草莽，冰雪覆盖了白色的大地，也给乌苏里江一身素洁的冬妆！

就这样，年年岁岁，草绿草黄，乌苏里江左右两岸的居民，将四季迎来送往；江风水浪，鸥鸟飞翔，苇荡飘絮，鹤雁去来，冰雪降了又融，野花谢了又



乌苏镇码头前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捷然摄

放，大江汹涌，蓝天如镜；白云寂寞不舍地南游，缱绻而缠绵地北上；渔船浮浪，网下网上，是大江养育了她的万万千千的儿女，她的儿女像依偎着母亲一样地，依偎着乌苏里江……

不知过去了多久，或许是一万多年以前，或许更为久远，反正旧石器时代出土的石器，已经描述了往昔，还有新石器时代，还有玉器、陶器……反正是岁岁年年，草绿草香，大自然用色彩来掀翻她的日历，一切都在顺其自然地行进着，包括后来人们将它称为历史的东西。文明的演进除了物质上的富饶丰沃之外，也带来了掠夺和杀戮！

于是，在距今155年前，可悲的事件发生了，青龙旗不敌白蓝红，乌苏里大地的悲怆降临了——一条江从中间被人为地划成了两半，你东我西，你东我西，你东我西……一切的一切都按着一纸“条约”的制订而劈划成了两个部分，一片广阔的大约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分离了……悲咽、愤懑、怒眦……都无济于事——如今一百五十多年已经过去，乌苏里江流走了多少江水，流走了多少往事，只有上苍知道了，只有天知道了……

笔者不才，早在1985年为纪念明代旅行家、地理学家、文学家徐霞客诞生400周年的筹备中，在彼时来乌苏里江的考察中，就暗下决心，有朝一日写一部关于乌苏里江的史传，把她的光荣与美丽，她的屈辱与伤痛，以及她的岁月、梦想与现实，用我笨拙的笔记录下来……可是一晃近三十年已经过去了！

当我以七十二周岁的苍老之年，决心拿起笔来实现中国梦之下的我个人的小梦的时候，我已先后出版了《松花江传》、《辽河传》、《守望黑龙江》和《黑龙江传》四部关于“魅力东北丛书”的系列之书以后，我只能马不停蹄地一往无前再奋力向前了，何况今年——在我基本完成《乌苏里江绥芬河传》这部江河传

记的时候——正是马年！也是给力之年！

写乌苏里江，不得不连带地捎上绥芬河，因为绥芬河流域，习惯上也称作南乌苏里。

这样，按照1860年中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中方失去的是黑龙江下游右岸的土地，库页岛全部，以及乌苏里江以东，兴凯湖以南、绥芬河中下游地，还有海参崴、摩阔崴，也就是中国在远东的一切海岸线全部丢失了，一直到图们江。而在图们江中方也一直受挤压，好在还有一个图们江出海口，可惜图们江太窄，只能走小船观光……

写这部书的时候，情绪倒是平静下来了，毕竟是超过七十岁的人了。一切情绪的波动对于写作无补，反而还会刺激血压升高，于是我在一边渴饮着昆仑雪菊，一边服药的情况下，终于将此书写竣。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时逢我的长篇小说《浮香》出版，又逢《辽河传》彩图版出版，应该说老天还是很给力的，只是笔者才疏学浅，每一篇，每一节的写作仍相当吃力。这话少说点儿，还是学一点儿精神胜利法，自慰一下吧！



混同江的起点附近，仔细看水，可见绿、黄之间有一条线，对岸是俄罗斯 捷然摄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篇第六》）我退休后，走山跨水十几年，一边观览，一边玩味这几句话，至今尚未参透，都是历练太少，心又太笨的缘故。这是没办法的事，只怪自己智商太低而已，实际上我真的努力了。有乌苏里的轻风、明月与波泓可鉴！

倘有不足或谬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2014年4月3日 下午5时

2015年4月24日 校 改

目 录

自 序	轻风明月乌苏里	1
第一章	乌苏里江——东疆的守望者	1
	一、乌苏里江——天王之江	1
	二、乌苏里江溯源	3
	三、乌苏里江走读	6
第二章	左岸的河与湖	11
	一、新开流人与兴凯湖畔的心祭	11
	二、兴凯湖波影	15
	三、松阿察河的东望与北行	18
第三章	乌苏里江眺望	27
	一、乌苏里追荷	27
	二、左岸虎头，右岸伊曼	31
	三、虎头的关帝庙与铜虎	39
第四章	乌苏里英姿	49
	一、北上饶河	49
	二、赫哲——乌苏里的歌者	58
	三、北乌苏里的处女船行	70
	四、北乌苏里的早晨	80
	五、乌苏里江：洲岛与航线	92
第五章	乌苏里江姊妹河——绥芬河	101
	一、绥芬河上游风景线——绥芬河	101

二、绥芬河中下游凝眸	109
三、南乌苏里扫描	117
第六章 在大乌苏里的册页上	127
一、南乌苏里：旧石器时代与古人类迁徙	127
二、南乌苏里：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	137
三、北乌苏里与黑瞎子岛考古	146
第七章 明清时代的乌苏里	155
一、明代乌苏里诸地	155
二、乌苏里江：由内江到界江	166
三、库页岛春秋	177
四、东界铜柱·吴大澂·胡铁花	192
第八章 北乌苏里与黑龙江口	209
一、北乌苏里人文景观	209
二、曹廷杰北行拓碑记	220
三、曹廷杰的东乌苏里之行	231
第九章 20世纪的乌苏里	243
一、东疆乌苏里：开垦与实边	243
二、俄日博弈中的东北疆	255
三、东三省的苦难与乌苏里	263
四、乌苏里江左岸的抗日折光	279
五、抗日战争终结地	290
第十章 乌苏里的现代化里程	303
一、姚中曙：一个乌苏里移民之家的命运	303
二、被开垦的东疆处女地	315
三、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上）	326
四、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下）	337
五、2008：黑瞎子岛中俄界分	351
结语 乌苏里：中国梦的新时代	360



第一章

乌苏里江

——东疆的守望者

一、乌苏里江——天王之江

关于乌苏里江，《辞海》1990年版该词条的记载如下：“乌苏里江为黑龙江支流。上游由源出苏联境内锡霍特山南麓的乌拉河和刀毕河汇合而成。东北流到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同黑龙江汇合。……以乌拉河源头计，长890公里，⁽¹⁾流域面积18.7万平方公里。”这条基本的简略的记述，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勾画，它的详细情况如何呢？

用一句话来描述，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乌苏里江是一条极为恢宏而美丽的大江，它是东北亚的骄子。”

二十多年以前，当我第一次见到乌苏里江，走近它的江岸，眺望它的风光，乘坐乌苏里江上的轮船，在乌苏里江上航行，领略它的风采，观看它早晨的曙色与日出日落时，我便爱上了这条美丽壮阔的大江。我曾写过《北乌苏里日出》的散文，也写过《梦枕乌苏里》的组诗，分别在《人民日报》和《文学报》上刊出，但我感到这些都很不够，这些同乌苏里江的博大、宽阔、悠远、野迈和壮美

(1) 乌苏里江长度据《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又姚中崧撰《饶河县志》记为905公里，参见该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数据两存。



乌苏里江饶河码头 范震威摄

来说，太不相配了。那时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写一部《乌苏里江传》的话，我可以更会向它倾诉我的全部情感——敬畏与挚爱，而为此我会进一步去努力寻找机缘的。——而今，这一天实现了：我要为这条美丽的大江写一部传记——夫大江传记者，大江及其所经历的人和事也。

乌苏里江，清代的历史文献中通常写作乌苏哩江，今名是原名的简化，因为现今“哩”字的字义，除了是语音的记录之外，曾一度借用为“英里”的“哩”字，也因规范后为“英里”而被废弃不用了。所以，乌苏里江的“里”字只是一个译音的衍变。乌苏里是满语，其汉译之意有一种说法为“天王”。另一种说法意为“下江”，详见后述。

在远东，和乌苏里相关的地理名词现在有三处：一为乌苏里江。二为乌苏里湾。其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东部，其西部称阿穆尔湾，而阿穆尔是黑龙江的别名（俄国人对该江的称谓）。但不管怎么说，这两个海湾之名都是清咸丰十年（1860年）中俄签订《北京条约》之后，即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割让给俄国后，才取的。第三是乌苏里斯克，它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在海参崴未改名而仍称海参崴时，此城名叫双城子，它坐落在绥芬河下游左岸，与乌苏里江无关，

也是该地区割给俄国后取的名字。乌苏里斯克这个名字起得比较晚，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大约在1950年代，也就是刚解放之初，曾读到过一本抓国民党特务的小册子，其中就有一位从双城子那里进入国境的间谍，他伪装成农民，手里拿一把镰刀，身穿便装，可后来因他不抽旱烟袋而抽“洋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那时农民很穷，根本抽不起被称为“洋烟”的所谓香烟，从而被人举报而遭当地公安盘查。一盘查这个人就慌了，便一五一十地交代的了自己的身份。原来，他是一个搜集我军事、政治情报的蒋记特工人员，从双城子越境而入。——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双城子这一地名。小册子的书名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可该文中配的一幅伪装成农民、手持镰刀的插图，五十多年过去了，至今仍留下深刻印象。——我之所以记下这件事，是因为许多年轻的朋友经常问我“乌苏里斯克”是怎么回事，我当然如实回答。关于这一点，在所有的东三省地图上都可以看见该城的记名是：“乌苏里斯克（双城子）。”从绥芬河乘火车去海参崴，或从东宁坐汽车去海参崴，乌苏里斯克（双城子）都是中间所经的一座大站。

然而，不管怎么说，“乌苏里”为满语，其汉译为“天王”或许是对的。因为这一地区，古时是满族先祖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等，最早生活的地域。满族先人把一条显赫的大江称为乌苏里——天王之河，其意味深长。

在黑龙江上游的右岸，有一个小村庄也称乌苏里，据说那里是中国最北地方，故而释为“中国的北天王”地，大概亦不错。

壮丽——是乌苏里江给我的直观印象；

敬畏——是因为大江浩大，同时也因为它的名字就叫“天王”，所以面对这样一条大江涌起敬畏——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也在情理之中。

二、乌苏里江溯源

乌苏里地区在上古时就是我国的领土。自那时起，生活在三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的肃慎人，也就是今天满族人的先祖已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肃慎人在中国上古时代的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约公元前2231年），便



乌苏里江干流起点——刀毕河与乌拉河交汇处 祝全一 肖殿昌摄

有息慎（肃慎）氏人来中原朝贡弓矢的记载（《今本竹书纪年》）。^{（1）}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记述道：舜命禹治水，“（禹）……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域。……北山戎、发、息慎、东北夷。”也就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华夏民族旁系的分支息慎——肃慎已在乌苏里江地区生活了。在《春秋左传》之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的史录里，也有“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的记载。由经可知，三江地区最早的肃慎人（也记作息慎人），在四千多年以前就已成为中原帝王的臣属。那时，黄河的名字叫河，而“黄河”是后来的称谓。同理，乌苏里江在远古或上古时，也没有名字；或者，曾有名字却没有流传下来。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相当简略的，这些简略的记述都收在中国的国史——《二十五史》即所谓的正史或国史中。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三江平原即乌苏里流域左岸地域一带出土了许多挹娄人的遗址，特别是乌苏里江二级支流七星河流域发现了凤林古城和七星祭坛，经过碳14测定，约为东汉建安年间，说明那时在乌苏里江左岸及其周围地区已经有了早期国家。遗憾的是，还没有发现相应的

（1）年代的换算参见陈芳芝《东北史探讨》中之《中国北疆历史背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

文字记载，当然也没有见到七星河或乌苏里江之类的江名。

乌苏里江最早的名字见于辽、金时代，名字叫作阿里门河，或亦叫作阿里民忒水（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时期》第六册）。它与混同江——由吉林长白山发源的北流松花江同大兴安岭发源的嫩江（当时上游称纳水，下游称鸭子河）汇合，汇合后北流入海，均称混同江。混同江的江名是辽圣宗于太平四年，即公元1024年诏令而改的。混同江中下游有一段也称黑龙江，而那时的阿里门河（乌苏里江），人们就已经知道它是混同江/黑龙江的一条支流。金代时，先期的都城在今哈尔滨市的阿城区，当时称上京会宁府，而今天的乌苏里江地区，归属于速频路。关于这方面的出土文物之多，前苏与今俄历史学家们多有考古发现，详见本书后述。当时的“路”，相当于今天的“省”，速频路那时东濒大海，西部约在今天的三江平原中部与胡里改路毗邻。胡里改路的首府在今天的依兰，当时称胡里改；而治辖乌苏里地区的速频路首府也称速频路，也就是后来的双城子/乌苏里斯克。辽金时代，生活在阿里门河（乌苏里江）的人，都是女真人，但从属于许多不同的部落。

明代时，乌苏里江在官方文献中的名字叫阿速江。阿速江只是一个简称，它的原称是女真语“阿速古儿穆克”，“阿速古儿”意为“顺流而下”，“穆克”的汉译为“水”。所以，在明代时称阿速江，其含义是“顺流而下之水”。由此可知，乌苏里江的另一种译说，其含意是“下江”或“顺流而下之水”。这一点同乌苏里江左岸的完达山之名的含意——（向北）越来越低的描述，可以形成相互映照的关系。明末称生活在三江及黑龙江下游（下游亦称莽哥河）的女真人叫海西女真，还有一个名字叫兀者。“兀者”是女真语“窝集”的变音，意为生活在森林中的人。如勿吉、靺鞨等，都是窝集的变音。当时的行政官府叫“卫”，例如今天的饶河县，当时就称失儿兀赤卫。卫从属于“都司”，例如明代设于黑龙江入海口右岸的奴儿干都司，就辖管着塔亭卫、满泾卫、野木河卫、哥吉河卫、弗朵河卫等许多的“卫”。当时，黑龙江下游左岸地区称“黑龙江地面”，而阿速江（乌苏里江）左岸的三江平原东部则称亦速里河卫。

明朝末年，努尔哈赤率族崛起，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国，先是称后金——也就是说，他自认为当年灭亡辽和北宋的完颜阿骨打所建的金国，是满族人爱新

觉罗氏政权的先声，故而姓爱新觉罗氏（其意为金氏）的努尔哈赤自视为完颜氏的继承者，因而起国名叫后金。但是不管怎么说，“后金”的国名承受的是完颜氏“金国”的庇荫。但在20年后的1636年又改国号为清。1644年，守卫山海关的吴三桂因爱妾陈圆圆被攻入北京的李自成起义军俘获，明皇崇祯帝上吊自杀，于变乱中在清军的利诱下，吴三桂冲天一怒为红颜，立刻反水投清，转而打开山海关之门而邀请清兵入关，从而使大清主宰了中华帝国。在大清一统天下的版图上，乌苏里江终于确定了自己最后的名字——乌苏哩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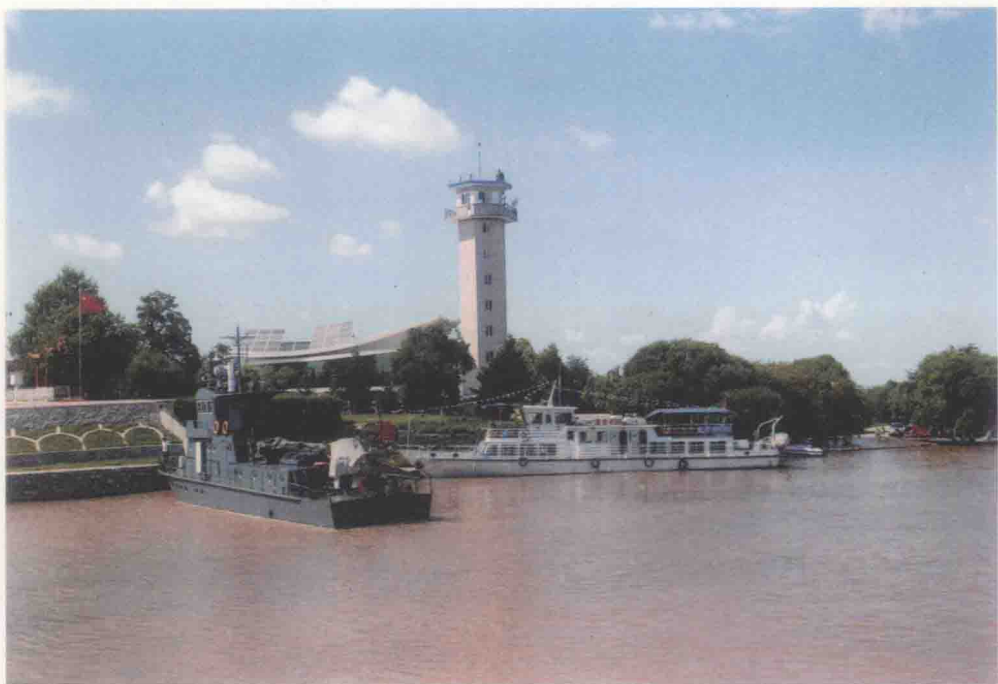
三、乌苏里江走读

本文开头引《辞海》的记述说，乌苏里江源自锡霍特山南麓的乌拉河，其河上游主源叫三道沟。顾名思义，既有三道沟，便有头道沟、二道沟甚至四道沟，根据江河命名溯源的通则，因三道沟最长，水流也最大，故而在中、俄两国的文献中都认定三道沟是乌苏里江的主源。三道沟出于锡霍特山南麓，先是向南流了近30公里，又转而向西北流，流约40公里后又转向北流，同右岸汇入的四道沟一起合流，再向西北流约30余公里后，右岸汇入福齐河，续流后右岸又汇入能图河。福齐河也称伏锦河；能图河又称诺托河。这些支流合在一起后，今称乌拉河。

在三道沟以西，还有两条河也出自锡霍特山南麓，它们就是二道沟和头道沟，两沟西北流汇合在一起，今称刀毕河，原称瑚叶河。乌拉河（二道沟）从锡伯山和米扎山的中间穿过，西转北又同西北流的刀毕河在伊鲁山、米扎山之间穿过后，绕胡尔穆山、穆克图里山西麓，继续西北流。自乌拉河与刀毕河汇合后，称为乌苏里江。^{（1）}

乌苏里江西北流，约流至110公里处，同流自兴凯湖的松阿察河汇合。松阿察河，满语称松阿察毕拉。松阿察满语的意思是盪纓，而毕拉之意是河，总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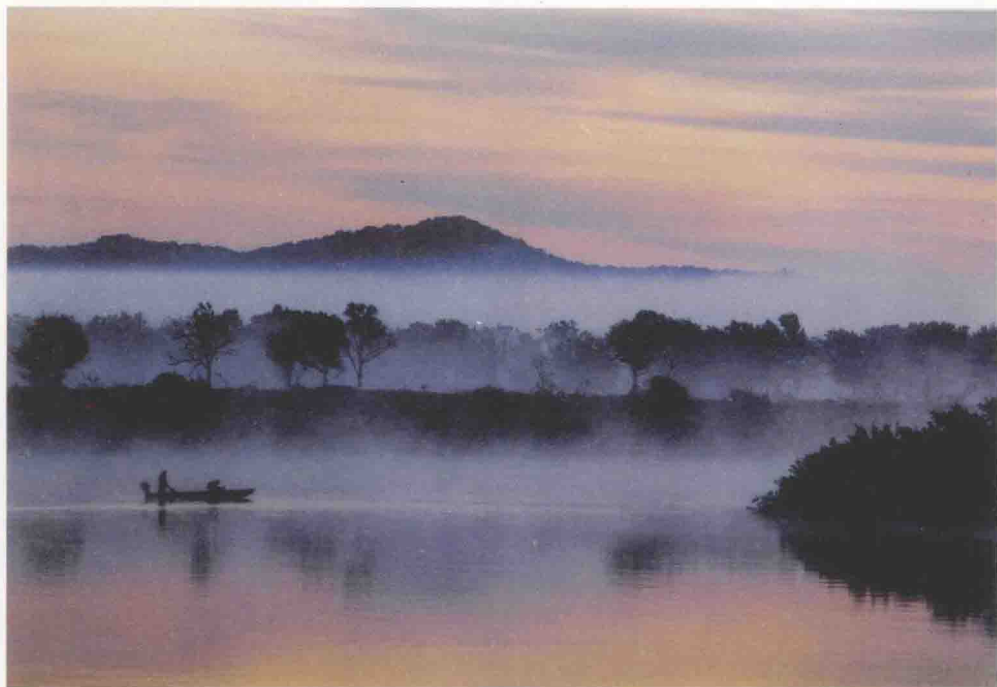
——（1）关于乌苏里江上游的自然风物情况，可参见前苏出版的沙俄时代的探险家弗·克·阿尔谢尼耶夫所著之《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乌苏里山区历险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士燮、沈曼丽、黄树南等译，2005年版，第一章。



乌苏里江乌苏镇码头 王积信摄

是说戴盔纓的部族人在此居住。从兴凯湖（中俄国界从湖中画线）泄流出来的松阿察河是中俄界河。松阿察河与乌苏里江汇合后，乌苏里江自汇合处开始，也成为中俄界河。自汇合处开始，乌苏里江便可以通航了，按照惯例，今日这里的边界即以乌苏里江的主航道划界。离松阿察河与乌苏里江汇合处最近的居民点，左岸即中国一方是国营八五八农场的吉祥林场和八五八农场的八分场。右岸即俄方，其最近的居民点叫列索扎沃茨克。靠近松阿察河及乌苏里江上游两岸的地域是大片的湿地草原，那里是鸟类的天堂，人迹罕到，天鹅、大雁、野鸭、鹤、鹳与鸨及白尾海雕等是这里的“居民”。这里也是春北秋南而过的季鸟飞翔的鸟道，每年春夏秋三季，鸟类在这里经过、繁衍，非常壮观。生活在这里的古代居民，如赫哲人等，自古以来就靠打猎（水鸟与野猪等）和打鱼为生。农耕之业在辽金时已有，而到清代中后期才迅猛发展起来。

八五八农场场部在乌苏里江左岸支流小穆棱河下游左侧，距河口约十公里。沿乌苏里江向北，左岸有穆棱河注入，穆棱河河口右岸如今是湿地，再向北，左岸为月牙湖（当时称月牙泡）自然保护区。月牙湖中生长着大片的乌苏里野生荷



静静的乌苏里江之晨 张金义摄

花，以前在采莲期曾遭到破坏。1985年笔者借纪念徐霞客诞生400周年在东疆进行自然与风土调查时，曾在《黑龙江日报》上撰《追荷》一文呼吁为加强对野生荷莲的保护而建保护区，如今此地已经有了生物多样性意识和环保意识，月牙湖自然保护区也早已建立，并成为旅游景观。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里是环保意识觉醒比较早的地区之一。

沿着松阿察河向西南溯流而上，经过曲曲弯弯的河道，便进入兴凯湖。兴凯湖呈椭圆形，现为中俄界湖，该湖的总面积为4380平方公里，其中属于我国的湖面积为1080平方公里，其余为俄属。湖中的划界是一条直线，它的东端即为兴凯湖出水口——松阿察河，西端在白棱河口。白棱河是源自蜜蜂山西麓的一条小河，河水注入兴凯湖，河长仅50多公里。从这两个河口之中划出一条直线，线北之湖属于中方，线南之湖属于俄方。自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之后，兴凯湖的四分之三已归属于俄国远东滨海省（亦称滨海边疆区）。兴凯湖是一个基本无污染的大淡水湖，湖水最深处约为10米，浅处仅2~3米。湖中盛产大白鱼、湖鲫、白虾、湖鲤等。

兴凯湖在唐渤海国时代，便以产鱼而闻名，当时湖名叫涓沱湖，金代时称北琴海。涓沱湖名源自赫哲族语，它可能是古代靺鞨人语言的直接承继。其今译为“水耗子”，也就是说此湖即水耗子生息之湖。而水耗子（即麝鼠）或另亦释为水貂的土称。涓沱二字在满语中又意为马头琴或月琴，故又有北琴海之称。到明代以后才称兴凯湖，也叫新开湖，实为不同的音译。兴凯湖的名字源自满语“兴凯候温”，其含义是“水从高处向低处流”，“候温”的含义是“湖泊”。所以，兴凯湖的本意是水从高处流来的湖泊。兴凯湖的北面湖岸呈弓形，由砂石冲积而成，宽约一公里或数百米不等，俗称湖岗。湖岗上生长着白杨、赤松、柞树和柳丛，草类更加丰富。在湖岗的中部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骨器，被命名为新开流文化。陶器上的水波纹、网纹和鱼鳞纹以及骨鱼钩、鱼标、鱼叉、鱼卡子等，昭示了这些距今6080年（碳14测定，误差为±85年）^{（1）}在此地生活的居民，以渔猎为生。从另一陶制的所谓爱米神的神像上看，此地的居民中已有萨满教存在。“萨满”即女真语“巫师”之意，而神像即巫师/萨满之像。新开流文化中的另一个代表是骨制的鹰雕之头（或为天鹅之头），这和后来女真人以海东青为象征的图腾崇拜也是一脉相合的。

在满族率大军入关之时和以后，乌苏里及三江地区的居民，有使鹿部、使犬部、黑斤等，他们同样是肃慎人的后裔，只是部落名称不同而已。黑斤即赫哲，他们的祖先是唐代黑水靺鞨人，直到今天仍是活跃在三江地区，特别是乌苏里地区的渔民。赫哲族与满族属于同一民族，他们的语言基本相同便是最有力的证据。早在清初太祖时代，清军征服女真东海窝集部时，清太祖就曾经说过：“兹地人民语言、骑射与我国同，本皆一国人，载籍甚明。”（魏源《开国龙兴记》语）。笔者撰写《松花江传》时，曾于2002年秋天去街津口赫哲乡，采访在赫哲纪念馆门口卖鱼皮制品的赫哲族老太太。老太太生于街津口赫哲村，她年轻时嫁至辽宁抚顺的一户满族人家，生有一子一女。丈夫病故后，她率子女返回街津口。她熟稔鱼皮制品的制作技术，故返乡后向游客兜卖具有赫哲文化特征的自制

（1）参见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